



► 勐煥大銀塔夜景。

勐煥大銀塔絕美夜色

在雲南德宏州芒市，勐煥大金塔與勐煥大銀塔一金一銀，分立城中高處，遙相呼應，早已成為這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風景。若說大金塔以耀眼奪目的金色吸引目光，那麼大銀塔則以更為沉靜、純淨的氣質，為芒市勾勒出另一種耐人尋味的美感，彷彿日與月並立，彼此成就。

白天的勐煥大銀塔通體潔白，在陽光下泛着柔和的銀色光澤，與周圍的藍天、綠植形成清爽而和諧的畫面。相比金塔的張揚與熱烈，銀塔顯得內斂而安定。這種氣質並非低調，而是一種不動聲色的莊重，讓人一靠近，心境便自然平靜下來。塔身線條流暢優雅，層層向上延展，延續了傣族與南傳佛教建築的典型風格，既保留宗教建築的莊嚴，又帶有熱帶邊陲特有的輕盈感。

勐煥大銀塔所處的位置同樣視野開闊。站在塔前平台遠眺，芒市的城市輪廓盡收眼底，道路、民居與遠處的山色交織成一幅舒展的畫面。當視線越過城市，再望向遠方，勐煥大金塔的金色塔影清晰可見，一銀一金，在空間上形成對話，也在視覺上構成平衡。

而真正讓勐煥大銀塔脫穎而出的，是它的夜景。夜幕降臨後，燈光緩緩亮起，銀白色的塔身在柔和燈影中顯得更加純淨通透，彷彿被月光重新塑形。相比之下，大金塔的夜色依舊華麗耀眼，而大銀塔則多了一份靜謐與神聖，光影層次更為細膩。遠遠望去，銀塔如同夜空中的明月，溫潤而安定，夜景之美甚至更勝白晝。許多攝影愛好者會蹲守到銀塔點燈，才打開鏡頭。

對遊客而言，白天看城市，夜晚賞佛塔，一金一銀，日月同輝，讓人體會這座邊城的從容與信仰之美。



樂活
潘少

逢周一、二見報

皮諾塔吉

如果世界葡萄酒版圖是一場沒完沒了的歐洲爭霸，南非就好比一個突然闖進來的新手，不按套路出牌，幾乎要「亂拳打死老師傅」。這多虧它手裏握着一張王牌，名叫「皮諾塔吉」，跟高高在上的歐洲貴族們截然相反，這隻葡萄，就像個街頭藝術家，帶着粗獷的魅力，用野性和熱烈演繹着南非這片土地。

有趣的是，皮諾塔吉（Pinotage）雖然可以說是南非的「獨生子」，卻有着混血身世。上世紀二十年代，一位葡萄栽培學教授在開普敦嘗試了一次世紀混搭，把嬌貴難養的黑皮諾和「皮糙肉厚」的神索（Cin-sault，當時在南非叫 Hermitage）雜交，誕生出一個叛逆「少年」。呱呱墜地的皮諾塔吉不像「父親」那般挑剔，也沒有「母親」那樣平庸，反而在南非，開出了獨一無二的花。

皮諾塔吉的生命力，跟這裏的風土天作之合。它皮厚色深，酸度適宜，能釀出不同風格的酒，且物美價廉。雖然最初大家對它褒貶不一，但隨着新一代釀酒師的悉心雕琢，跟橡木桶經年累月的默契積累，如今優質的皮諾塔吉迷人、奔放，層次豐富讓人大開眼界。它的酒體飽滿，單寧偏高，但處理得當能夠柔順細膩，結構完整。倒出來是明顯的紫羅蘭色，一看就「不好惹」，聞起來有黑莓、李子和煙熏、皮革的香氣，入口緊緻有力，濃郁平衡，在果香和二級香氣之後，依然能感受到清晰的骨架，回味悠長。最特別的是只屬於它的那股黑巧、咖啡味，可以一下子跟其他葡萄酒區別開來，讓你靜下心，細品這段南非往事。因為性格複雜，皮諾塔吉在餐桌上幾乎無所不能，配牛排、野味，或帶有辛香料的烤肉都完美融合。回頭想想當初被人詬病的「野」，不就是這股叛逆，才讓它擁有蓬勃的生命力，穿越風雨，同你相遇。



食色
判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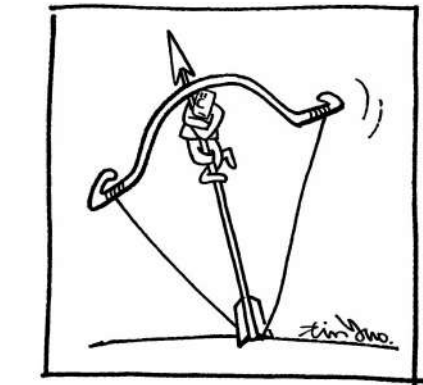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記不清是第幾年，每到年初，筆者總會買一本「小林漫畫拾曆」，作為送給自己的新年禮物。將它擺在書桌的顯眼位置，每天撕開一頁，水墨勾勒的簡約線條裏挾着獨有的禪理與治癒，陪伴着走過一整年的朝暮與晴雨。

初識小林漫畫，便被它極簡的風格與通透的禪意深深打動。沒有繁複的着色，不過寥寥幾筆，再配以幾句帶點黑色幽默的文字，就將都市人的生活百態勾勒得淋漓盡致——「喝咖啡從不用小杯，因為打工人的心情從來只有中悲、大悲和超大悲」，道盡人們藏在咖啡因裏的疲憊與自嘲；

《晚清軍機大臣日記五種》（上、下）收錄了晚清五位軍機大臣何汝霖、季芝昌、沈兆霖、許庚身、廖壽恒在道光、咸豐、光緒年間的一些日記，很有史料價值。這五位軍機大臣中，何汝霖是江蘇江寧人，是我的老鄉，而他收在此書中的日記，恰恰是他在道光二十七年丁未至道光二十九年己酉（一八四七年八月至一八四九年九月）回籍守制時，居鄉期間的「一己見聞與感受」，記錄了許多他在南京生活的細節，因此我看何汝霖的日記就覺得特別親切。

內地原創短劇《奇跡》展示深圳四十五年來的發展經歷。劇集呈現的深圳不單自己進步，亦在不同層面援助其他城市。單元「牛牛」講述保險銷售員張招遠被上級委派到西藏推行牦牛保險，以特區精神跨越山海守護高原。張招遠初到西藏時，自豪地對藏人牧民說：「深圳是一個連空氣都在奔跑的地方！」他面對高原環境，以科技及知識協助找回走失的牦牛。胡歌飾演張招遠展現才氣，同時尊重遊牧民族；于適飾演協助張招遠工作的在地藏人哈扎，需要刻意說着彣扭



假如你擁有兩支箭的話，往往會因依賴第二支而不在乎第一支。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「早C晚A」

我一直認同，中國各地不同的飲食與氣候，孕育出了不同的區域性格，中原人士的周正沉穩，東南沿海的靈活變通，華東的溫文爾雅，都刻在了區域不少人的血脈之中。

貴州的歷史，與山的聯繫緊密。處於中國大陸西南的貴州儘管很早就納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圖，但由於崇山峻嶺的阻礙，歷史上，曾若即若離於中華文化。

或許是山林生活帶來的生活不易，也或許是歷史上帶來的距離感，貴州人的飲食習慣與性格，與傳統的中式風格迥然不同，貴州食物嗜酸嗜辣，也有着各種發酵的臭味，但意外地組合成讓人味蕾愉悅的特別滋味。

貴州人的性格特色也反映在他們對咖啡與酒的態度上。或許是曾經大山之間生活的不易，需要不斷地提神醒腦，貴州人似乎對於煙酒茶乃至後來的咖啡接受程度格外得高。走在貴陽的街頭，尤其是在老城區，隨處可見精品咖啡店與精釀

「總是在笑的人，其實最需要人疼」，戳中多少人前逞強、人後療傷的柔軟心事；一句「生得再平凡，也是限量版」消解了普通人的自卑焦慮；「我腳踏實地，雞腿歸我；你心懷遠方，翅膀給你」的俏皮，道盡不同選擇的各自價值，無關優劣，只在本心。

簡單中見真章，平淡裏藏深意。這些漫畫沒有尖銳的批判，也沒有刻意的「雞湯」，反倒像老僧的禪語般通透達觀。每每展卷品讀，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煩惱、憋屈與迷茫，可能就在會心一笑間煙消雲散。

這份治癒力量，早已超越了藝術領域，照亮了更多角落。小林曾用漫

何汝霖寫這些日記時，《南京條約》剛剛簽訂不過幾年時間——這使得他筆下的「老南京」有一種近代歷史的現場感。由於何汝霖丁母憂回鄉前是兵部尚書，因此他在南京時從總督到縣令，無不對他尊敬有加，而他在籍重臣的身份，也參與了許多地方事務，如事關「英夷情事」等「夷務」，地方官會時來請教相談「甚細」；南京遭遇水災需要辦賑辦捐辦理河務，地方官也會與他事先溝通徵詢他的意見。

由於何汝霖身份特殊，外出活動頻繁，因此日記中對於地方官員和親

的普通話，個性趣怪而滿載純樸氣息。

全劇也有一些較嚴肅的單元。「開市」講述內地開創的股票市場，於一九九〇年推動深圳證券交易所統一管理證券買賣，打擊黑市股票之風，令普羅大眾的投資更多元化且權益得到保障。

《奇跡》的製作方式其實不算新鮮，但也難得一見。二〇二〇年新冠疫情期間出現的劇集《在一起》，表揚不同市民和公職人員的抗疫事跡。去年初的《真心英雄》以真實人物和

畫助力「二十四節氣」成功申遺，用水墨風情闡釋春生夏長、秋收冬藏的東方詩意；也曾為《中國詩詞大會》繪製背景圖，讓「會當凌絕頂」的豪邁與「人比黃花瘦」的婉約在筆墨間鮮活起來；他的畫作還被廣泛掛在診室牆面上，為被病痛困擾的患者帶去慰藉與暖意。

這份通透與治癒，離不開創作者多元身份的滋養。誰能想到，這位粉絲千萬的網紅畫家，從未正經學過畫畫，讀的是臨床醫學，當的是大學老師。或許正是這份醫學背景，讓他更加懂得人心的脆弱與堅韌，將悲憫共情融入漫畫創作，才讓作品有了撫慰

老南京

朋故舊的迎來送往所記甚詳，這就使得許多南京地名／地點在他的日記中不斷出現，這些地名／地點既有現在依然存在的新街口、明瓦廊、評事街、安德門、戶部街、延齡巷、曹都巷、文思巷、邁皋橋、大香爐、太平門、瞻園、隨園、貢院、下關、孝陵衛、龍潭等，也有現在業已消失的九兒巷、黨公巷、神策門、儀鳳門、朝陽門、花牌樓大街、細柳巷、東西井巷等。南京在南朝時佛教盛行寺廟眾多，有「南朝四百八十寺」之譽，在何汝霖的日記中，依然可見南京寺廟遍布，除了我們熟悉的

群星拱照《奇跡》

事件改編而成，目的在於表揚執法人員的服務精神。《奇跡》同樣星光熠熠，匯聚了不少內地一線演員參演。白宇在「深夜排檔」飾演排檔店主，市井粗豪。張頌文在「紅樹流年」飾演上世紀九十年代開發商的推銷經理，外形類似《狂飆》的角色高啟強，骨子裏卻兼顧村民利益和城市發展。張頌文原籍廣東韶關，他以流利粵語擔演深圳村民角色，格外傳神。閻妮在「闖南關」飾演的原戲曲演員，後來為協助兒子還債而當跑樓員，角色形象揣摩細緻。歐豪在「開

去塵穢 迎新年

去塵穢，迎新年，元旦前搞一次大掃除，春節前還會再搞一次。我知道有些主婦平時便能保持家居整潔，但年尾仍是要洗被褥窗簾，揮塵垢蛛網，更徹底地搞清潔。

一位親戚說，要睇住工人，幾塊抹布分別用，不能一塊抹布東擦西擦。我建議她買些除塵紙，擦廚房擦廁所用抹布，擦書枱燈盞等用除塵紙就行，以靜電原理吸塵，用完就丟。

我家使用除塵紙多年，摸索

人心的力量。

新年來臨，翻開這本拾曆，紙頁間的墨香混着年節的暖意撲面而來，每一頁都是對生活的溫柔期許。「把光藏在心底，常常照亮自己」，這一句，送給自己，也送給讀到這裏的你。願新的一年，我們都能在柴米油鹽的瑣碎裏，打撈屬於自己的小歡喜。



十八彎

關爾

逢周二見報



過眼錄

劉俊

逢周二見報



文藝中年

輕羽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

紅塵記事

慕秋

逢周二見報

理髮

我想對於很多華女生來說，在德國理髮是一件讓人頭疼的事情。而相比起來，對於男生來說，好像稍微容易一點。

最大的問題是這樣的，外國人的頭髮大都有一些自然卷，再加上他們頭髮的顏色大都不是單一的純色，裏層和外層的頭髮多少有一些色差，所以理髮師稍微分幾次剪一下，就自然而然有了層次感。然而我們中國人的頭髮基本上都是黑色或者深褐色，不會有顏色分層，再加上我們的頭髮大多都更直更硬，所以一剪刀整齊剪下去，就還真是整整齊齊。

我記得那次女兒和德國女同學一起出去理髮，幾乎同款髮型，同學的棕黃色頭髮剪出來就自帶捲曲和蓬鬆感，女兒的頭髮就有明顯的「整齊刀切」痕跡。她回來生了好久悶氣，我也看得哭笑不得。

兒子看到以後，自以為吸取了教訓，避開德國人開的理髮店，選擇土耳其人開的店。大部分土耳其人的頭髮都是深棕色，髮質跟中國

人略相似一些，這應該沒錯了吧？結果他理髮回家，也垂頭喪氣的。原來，土耳其人習慣理寸頭，總體喜歡剪得偏短，還要留出明顯修飾過的鬢角。看着兒子短短的寸頭，女兒不厚道地哈哈大笑起來。

後來通過一些華人朋友們的推薦，找到了兩位理髮師「救星」——一位是華女生理髮師，理髮熟練利落，兒子特別滿意；另一位是日本男理髮師，很擅長給女生設計髮型，每次女兒都必須預約到他才肯理髮。

而我呢，有時候確實需要理髮了，這兩位理髮師誰有空我就找誰。不過大部分時候，還是等回到國內，去我幾十年的「御用理髮師」那裏理髮。

看來，理髮師還真是「新不如舊」。



柏林漫言

余逾

逢周二見報



漂遊記

杜若

逢周二見報